情感氧吧

乡愁

□倪英兰

我小的时候，喜欢发卡、胸针、项链等等这些小的饰物，不管走到哪里都会去寻觅，买上几个心仪的小饰物才会安心。

长大以后，喜欢上了披肩，不管走到哪里，都要为自己买上一块，这样披肩便有了储存，不同的颜色、不同的材质、不同的样式、东西南北哪里买的都有；红色的、黄色的、绿色的、紫色的、花色的；有纱的、真丝的、纯毛的；有长方形的、正方形的、三角形的；有薄的、中厚的、厚的；有自己旅游出差时买的；有女儿、侄女们送的；有朋友送的；有在北京买的、有在云南买的、有在杭州买的、有在内蒙古买的、有在上海买的、也有在家乡买的等等不一而足！

深秋的季节，窗外的树叶黄了，随着秋风任意地飞舞着。天气骤然变冷了，暖气还没有供热，我便把藏在衣柜里的披肩，逐一的翻出来晾晒，家乡的景物和人，一如在我的眼前，那丝丝缕缕的乡愁，就像那薄雾一样，由心底慢慢升起。

回想在家乡的日子，当晨曦那一缕阳光还没有投进屋里，我便坐在了电脑桌前，披上了自己喜欢的一款披肩，开始了一天的写作。好像灵感就在那披肩之中，丝丝缕缕的涟漪荡漾在心中。这时手下的文字，就会泉涌般地在脑海中闪现，键盘中便有莲花再现。

侄女小琳在我生日时，都会送给我一样礼物，有时是一副御寒的手套；有时是一个漂亮的钱夹；有时是一款时尚的背包；有时是一件中意的衣服等等。有两块披肩是她送给我的生日礼物。这两块披肩是属于那种薄羊毛材质的，最适合春秋不冷不热的时节用。其中一块披肩是肉色的底，一朵朵牡丹花竞相开放，怒放着的花朵旁边，用不同色彩圈圈点点，组成了或隐或现的花儿；另一块披肩是由浅紫色基调组成的，像一幅写意花鸟的国画，上面有紫色、红色大朵的花盛开着，也有绿色的叶子，浅色的花朵是朦胧的，犹如我淡淡的乡愁。

说起侄女小琳，我与她情同母女。在她出生的时候，我还没有出嫁，每当我休班的时候，照顾她便是我生活的主要内容。随着岁月的交替，她逐渐地长大，便成了我的跟屁虫。认识我的人都认识她，我走到哪里她便跟到哪里，同学们一见我身后的她，就皱起了眉头，一副极不耐烦的样子。后来我调到了丈夫所在的城市，她在每年的寒暑假期间，都要来到我家度假。她参加工作后，调到了我所在的城市，和我们生活在一起，彼此温暖着！

侄女小琳出嫁的时候，婚前收拾房子、缺东少西的，都是我们到商场去给她买来配好，支撑着一个小家庭开始崭新的生活。小琳生女儿坐月子期间，我们每个周日都要买上鸡、鱼、排骨等营养品，到她的婆婆家去看望她，带上娘家的关怀和温暖。孩子满月后，每逢周日小琳也要带上孩子，到我们家串门，我们都会把这日子当成节日。买上她们喜欢吃的、喝的，为她们烹饪美味佳肴，在品尝美味中，叙述家乡的往事，那一缕淡淡的乡愁，在我与她之间飘来飘去！

众多披肩中还有一块，是我离开家乡时，两位情同姐妹的同事静伟、海萍送的。这块披肩也是薄羊毛材质的，工艺现代、色彩鲜艳，图案中有9只老虎在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姿势，虎虎生威地站着或卧着，淡黄色的底上，长满了不知名的竹叶和草，红色的、黄色的、绿色的、白色的，时稳时现，就像薄雾一样在我眼前绽开，老虎身上的斑点由浅至深，油然而生淡淡的乡愁弥漫开来！

这两位姐妹是我在邮政工作中相处的同事，那10年，是我们人生中最值得回忆的时光！当时，邮电刚刚分营，邮政经营工作正处在极其困难的时期，全体邮政人自上而下地为了企业生存，为了给广大民众提供优质服务，不辞辛劳地战斗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克己奉公，创造了邮政史上前所未有的辉煌！我们在工作上携手并肩，在生活上互相关照；在业余的时间里，经常协同好友聚在一起，畅谈理想、品味人生的酸甜苦辣；当我人生处在低谷时，她们默默地站在我的身旁，给我以支持和力量，让我有勇气面对困难和挑战；当我退休后，她们常常来到我家，品尝我创新的菜品；每当我回到家乡时，她们都会用满腔的热情，拥抱着我那淡淡的乡愁！

乡愁，就是那回忆里的一景一物；就是那亲情、友情里的一缕思念；那淡淡的一抹相思啊，尽在不言中……

七律

和衷共济

□杨晓东

浩浩长江气象新，
九州上下送瘟神。
官民围堵捉妖鬼，
医护临危守杏林。
党率三军除苦恶，
疫惊四海抗魔侵。
同舟共济旌旗舞，
誓保山河万木春。

共克时艰

□薄秀芳

庚子除夕异往年，江城告急疫情现。
封城禁足不为己，只求疫情不外延。
迎春爆竹声不闻，年夜饭桌难团圆。
不计报酬与生死，白衣天使冲最前。
党群一心共奋战，真情致极感地天。
十万火急战冠毒，小家小我放一边。
山川异域心同体，华夏大地共攻坚。
一方有难八方援，四海之内情最酣。
抗疫物资急援鄂，炎黄子孙心相牵。
世界各地皆关注，东方巨龙擎起天。
国士无双钟南山，耄耋之年赴前线。
生死之事已看淡，只为报国解危难。
中央决策最果断，力挽狂澜护民安。
党员干部冲在前，不忘初心践誓言。
基层人员齐上阵，志愿团队亦当先。
群众听令宅家中，非常时期不添乱。
省下物资供一线，心存大爱祈苍天。
“雷神”“火神”似飞箭，靶心中矢希望现。
自古中华多磨难，众志成城克时艰。
多难兴邦在当下，人人自律皆参战。
科学对待不慌乱，党群一心无比坚。
爱我中华震寰宇，十四亿人心相连。
泱泱大国展风范，何具其他异声言。
继续坚持加足劲，凯旋之时庆欢颜。

逆行的白衣(歌词)

□聂正罡

别人安危是你的体温计
自己的心里　没有自己
防护服隔不开彼此距离
暖流点滴　天使们传递
不分昼夜是你的听诊器
隐形的硝烟　同频抗击
红手印请愿书何曾畏惧
九死一生　又多了磨砺
亲爱的亲爱的逆行的白衣
风暴突袭　挺身英雄儿女
逆行的白衣　凯旋的战旗
平安中国　回归早春序曲
不负韶华　只争朝夕

战新冠肺炎疫情

□李国义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
因为我对你爱的深沉
一场新冠肺炎的疫情呀
你牵动了泱泱华夏
上至国家领导
下至平民百姓

为应对疫情
闻令而动　鹰击长空
军医战士披挂上阵
急驰武汉
为打赢疫情阻击战而亮出“战剑”
力斩“病魔”无私奉献

一方有难　八方支援
武汉呀　你那九省通衢之地
得到了全国各地的支援
多少白衣天使　抛家舍业
星夜兼程　赶往“雷神山”“火神山”和方舱医院
为阻断“病源”扩散而力挽狂澜

我的税务同仁
在局领导的带领下
驻守值勤　轮流交换
防控　登记　测温
昼夜往复　始终不变

我们驻守的村庄呀
动员起了方方面面
党员带头　群众跟上
携手驻卡点
构筑起一道坚不可摧的防线

待到春暖花开日
山河安无恙
日月换新天

阻击疫情
白城文学在行动

博客视野

黏豆包里的年味儿

□王海龙

“豆包是圆的，象征着团团圆圆、和和美美；豆包是黏的，象征家庭团结、齐心协力。豆包是吉祥的象征，是心愿的表达，是文化的传承。黏豆包，黏又黏，红豆馅，装里边；黏豆包，圆又圆，又甜又香又解馋……”春节前回老家探亲，餐桌上，总少不了一盘子豆包。母亲知道我爱吃豆包，就总会热给我吃。我努力想吃出儿时过年时的味道，怎奈用买来的黏大米面做的豆包，与过去的大黄米面豆包相比，无论色泽、香味，均相去甚远。儿时的黏豆包，那才叫真正的香，豆包里蕴藏的，是永远不能忘怀的年味儿记忆。

儿时的乡村，几乎家家都种杂粮，软糜子是必不可少的。秋后脱粒后碾成大黄米，储存起来，待到进入腊月，便派上用场。做豆包是件繁琐的活儿，也是春节前家家户户都需做的一件大事，蒸完豆包，年也就跟着来了，春节的鞭炮声便噼里啪啦响起来。每到腊月里，最忙碌的莫过于母亲，父亲在一旁帮忙。孩子们最不着调，整天嘻嘻哈哈，偶尔在母亲的吩咐声中填口柴火、取个碗碟，倘若屋外传来伙伴们的欢笑，便立马奔出去，全然不顾大人们的辛苦。

为了淘黄米，大清早，母亲便烧好一大锅温水，把米倒进锅里，不多时，就用笊篱一下下捞出来，用手颠一颠，将水沥净，装进米袋里，再将米袋放在倾斜桌面上，米里水份还会一点点地渗出，地上放个盆接着。这个过程叫粉米，等用手指肚一碾便成细面，就算粉好了。泡米的时间也有讲究，短了，浸水不足，粉不好，不出面；长了，浸水多，就淘涝了——淘涝的米一轧一个饼，筛面时箍箩，就麻烦了。中午时分，父亲母亲将淘过的黄米用车运到本村的磨米坊，用磨米机加工成黄米面。回家后，又是一阵紧张忙碌，塞面、兑玉米面、发面。黄米面黏性较重，是需要兑些玉米面的，掺拌均匀，这是道关键环节。玉米面兑少了，做出的豆包定会因黏性太大拿不成个儿，吃起来粘牙；玉米面兑多了，豆包既缺少了黏性，又失却了黄米面特有的筋道和馨香，口味儿便会大减。

拌好的黄米面，用温水和成面团，因其黏性大，和起来颇费手劲，所以这道工续常常是由父亲来做。面要和得不干不稀，最后放进大黑瓷盆里，用手拍实，盖上盖帘，放到炕头，用棉被捂严，进行发酵。冬季里，火炕都烧得很热，往往次日一早，母亲掀开棉被，揭开盖帘，盆里的面香中夹着些酸味儿就会扑面而来。面发得好，蒸出的豆包暄腾、肉头。这时，孩子们肚子早就咕咕叫了，忙穿上衣服帮母亲烧火。母亲将瓷盆里的面抠出一团，放进铝盆里，拍成一张张圆饼，放进大铁锅里加豆油烙。那浓郁的香味溢满整个厨房，馋得我们直流口水，一张油汪汪的黄面饼刚烙熟，我们就迫不及待地夹进碗里吃起来，烫得直咧嘴。

接下来就该烀豆馅儿了。母亲将一簸箕豇豆或红小豆挑选干净，用清水洗几遍，倒进大铁锅内，加适量水来煮。开锅后，不掀锅盖，往往要焐上大半天，豆子才能熟得彻底。最后用勺子将煮熟的豆子捣烂，加入适量糖精，增添甜蜜的口感。那特殊的豆香也总是引诱着我们，忍不住要去吃上几口豆沙。盛到盆里的豆沙晾凉后，就开始攥馅了，母亲坐到炕上，往往是一手一个，攥出来的豆馅像鸡蛋黄般大小均匀、圆圆滚滚。孩子们总是好奇，看着好玩，便跃跃欲试，想伸手去捏，却在母亲的呵斥声中先去把小手洗干净，无论两手怎样配合，攥出来的豆包馅不是尖就是扁，不是大就是小，气得我将其往自己嘴里一塞，填了肚子。大人们看到我们一个个无可奈何的狼狈相，笑得合不拢嘴儿。

黄米面发好了，就将面盆挪到炕稍凉点的地方。母亲将一串串苏子叶放进温水里，泡上一段时间，再冲洗几遍。那时的春天，母亲总不忘在前园子里种些苏子，等苏子叶长到小碗口般大了，就采摘下来，用针线将叶柄串起，挂到屋檐下的檩头晾干，再拿到仓房里储存起来。待做豆包时，洗好的苏子叶芳香犹存，每个豆包底部都垫上一枚苏子叶，避免粘屉。也有用剪好的玉米棒外皮垫豆包底的，吃时容易揭掉，却跟苏子叶没法比，苏子叶既香又软还可食用。蒸豆包的枰屉，是用高粱秫秸扎的，即秫秸秆一根根并排着用麻经儿勒在木撑子上，根据铁锅的大小，切成圆形。

做豆包是项技术活儿，确保面皮薄厚均匀，豆包大小适中，上圆下平，外形美观。适当揪一块面团，两手配合默契，捏成面窝，将豆馅放进一个，再将面皮包严，手劲掌握好，攥来攥去，攥成个实心面团，底部垫上苏子叶。从枰屉中心开始，按顺序规规矩矩地摆在上面，这叫“壮豆包”。整个枰屉豆包放满了，就端进大锅里，盖严锅盖，将水烧开，开锅后焐上一段时间。烧火也很关键，主要看气，气顶房笆了，就算到了火候。火若小了，不熟，火大了，豆包蒸成瘫巴鸭，趴在枰屉上起不下来。出锅后的大黄米面豆包，金黄有光泽，起亮皮儿。整个屋子里热气腾腾，溢满浓郁的香味儿。同村人来串门赶上了，总忍不住吃上几个热乎乎、香喷喷的黏豆包，不停夸赞母亲的手艺。

起豆包时，母亲装满一碗凉水，用自制的木片小铲子，边蘸水边将豆包与豆包间粘连处分开，将豆包一个个挪到小盖帘上，放到户外或仓房里冷却。待到豆包互相不粘连了，就将其倒进大缸里，过几天就会冻实心。这样，每天至少可蒸3锅，边做边蒸，连续三五天，才能将所有豆包蒸完。吃的时候，就从缸里捡出一些，拿屋里缓一下，放进锅里热透，特别方便。那浓郁的豆包香，便总能够伴我们走出正月底。家家户户有了黏豆包的馨香，年也就愈发像个年了。我们小孩子，趁大人们不注意，时常拿出几个冻豆包来啃，互相比赛着，看谁吃得快、吃得多，冻豆包既硬又冰牙，但那味道却很特别，越吃越想吃。最好的做法，是将冻豆包埋进火盆、灶坑里烧，或放在炉盖子上烙。热透后的豆包外面一层古铜色的痂巴，掰开来，又黄又黏，香甜软糯，耐饥。

如今，在广阔的田野里，除了玉米，已再难见到糜子了。随着大黄米的减少，那种做黏豆包、吃黏豆包的东北农村饮食文化已渐行渐远。而用黏大米或黏玉米做成的豆包，已缺少了传统豆包的美味儿。尽管在城里偶尔也买些黄米面豆包吃，但儿时家家户户做豆包、蒸豆包时繁忙热闹的场景，却再难见到了。

黏豆包的味道便是儿时过大年的味道，因“黏”与“年”谐音，黏豆包也叫“年干粮”——那味道让人刻骨铭心，是那样独特、温暖！新年伊始，那些黏豆包里蕴藏着的美好温馨的年味儿，于我的记忆中不由得再次浮现。

辞别亲人 驰援武汉　陈思汗摄

小说连载

九个人讲的同一个故事

□刘殿芳

在区政府的大院里，守卫东南角的吕秘书朝张海招手。张海知道那边有事，急忙跑了过去，过了一会张海回到西北角向张区长报告：“吕秘书看见有几个土匪朝东南边那几棵老柳树跑去了，有个土匪还上了树，不知想干啥。”

张区长到鸿兴区政府工作后，出于职业习惯，他早就注意到了东南边那几棵老柳树，它距离区政府虽然在有效射程之外，但用望远镜却可以正好看到区政府大院的西北角，他了解了土匪的意图。

土匪又开始打枪了，张区长不慌不忙地还击了两枪，枪膛里的子弹打光了。他拉开枪膛查看了一下，摇了摇头，却没有压子弹。张区长喊来了张海，告诉张海把枪扛走，在西房山角那往枪膛里压上5颗子弹。再到东南角告诉吕秘书，看你回到西房山角的时候让他往外扔一颗手榴弹，手榴弹一响，你就趁着烟雾没散把枪给我放在西北角墙根的那几捆树枝子后面，孩子，这回就看你的了，相信你一定能做好。

八路军没子弹了！土匪们欢呼着，却没人敢逼近大墙。

庞二虎回来了，王宾问他打了几枪，庞二虎说不知道。王宾给了庞二虎两块大洋，告诉他给钱这件事和谁也不能说，要是说了就把大洋要回来，让你说不上媳妇。

王宾随即命令四个方向一齐猛攻，不给八路军喘息的机会。他了解共产党的一贯做法，只要别的地方一危急、别人一有困难，他们就会把困难自己扛过来。打了快一头午了，他们的子弹手榴弹也不会有多少了，只要我在另外三面不停火，张八路就决不能从他的同志兜里掏子弹。他这支枪要是哑了火，从西北角突破就会有了天大的机会。

王宾又走到长久面前，低声告诉长久到西北角去一趟，一是让攻打西北角的“青山好”组织人堆上几堆柴草，上面压青蒿子点燃，浓烟起来后，马上组织人搭人梯上墙，另外你再偷偷告诉苗四，让他再给庞二虎两块银元，看准机会让庞二虎先上，只要这傻小子先跳进院子，人死了也算抢个头功，院里的东西咱就能先分一半，剩下的人要放在“青山好”队伍后面，以免吃了大亏。长久答应一声便跑了过去。

在西北角把守的张区长一直在墙里边的观察孔观察敌情。自从土匪认为他没有了子弹后已放松了警惕，有的坐起来唠嗑，有的不时胡乱地打几枪，有几个人甚至站起身来，走到民房后撒了一泡尿。这时对面的一道矮墙后，一个身影急匆匆地跑了过来，这个人跑到一个半卧着的人面前，弯着腰说着什么。在杂乱的枪声中这个人似乎有点听不清楚，他坐起身，露出了半个身子，歪着脖，倒着耳朵，仔细地听着。张区长断定，来的这个人一定是负责联系和传达命令的，坐着听的人一定是个匪首，他迅速从身边的那捆树枝后面抽出长枪，随手把子弹推上了膛，在射击孔里瞄准了匪首的脑袋，扣动了扳机。枪声响了，可就在这一瞬间，那个传令的人俯下了身子，把嘴巴凑近了匪首的耳朵，子弹从他的右腋下穿身而过，那个人一头栽在了匪首的身上。土匪们顿时乱起来，密集的子弹一股脑儿向张区长射来。

张海认真地点了点头。

民房院里，王宾不断地朝东南方看着，他在等待一个消息来证实一下自己的判断。好一会儿，一个气喘吁吁的土匪跑过来向他报告：“树上的兄弟说了，他用望远镜看清楚了，大院的西北角只有张八路一个人守着，只是还有个孩子时不时地跑去看看。树上的兄弟还说，张八路没子弹了，枪都让那孩子扛走了，估计是藏起来了。”

王宾想了一会儿，告诉长久，你去把庞二虎找来。

庞二虎是个半潮拉架的傻子，数都不识几个，王宾问庞二虎，西北角的八路子弹打光了，你敢不敢顺着大墙前边的大道往西北角跑一趟？

不敢，炸弹炸我。庞二虎说。

不能，八路扔炸弹是在人多的时候，你一个人往上攻他舍不得。庞二虎点点头。

你赶着往上跑得赶着朝大墙放枪。你数着点，你打一枪我给你一块大洋，打完了仗你就揣着大洋回家说个媳妇。庞二虎乐了说，行。王宾让长久远远地跟着庞二虎，再看看大墙里的动静。

傻子不会演戏，他当真事似的按王宾说的干了一遍，枪里的5颗子弹都打光了，大墙里也没开一枪。

（待 续）